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次山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次山集卷六

唐 元結 撰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

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亘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流國經羣
生失寧大駕南廵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曉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
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灾瑞
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
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
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 有序

猗玗子逃亂在砲英反及南人云猗玗洞中是王虎之宮中砲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玗子奪其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借順悳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方古太王非不方于令令也惠讓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於時時也順讓不如均蛇之為

瀼溪銘 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瀼如恙反溪之濵瀼溪蓋溢水分稱瀼水夏瀼江海則百里為瀼湖二十里為

瀼溪瀼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濵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瀼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瀼溪若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瀼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瀼溪之瀾誰取盥焉瀼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人欲不讓者慚遊瀼濵

異泉銘有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
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
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
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
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折石出焉何用作
銘銘於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
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抔樽銘有序

抔薄侯反

郎亭西乳有褻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抔樽乃為士源作抔樽銘銘曰

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抔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偽薄誰能抜飲共守淳樸

退谷銘 有序

抔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湍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

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抔湖銘有序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茭有荷有菰古胡反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

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抔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歳其行可師

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汚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抔湖

五如石銘有序

浯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踞居角反酒石尾有穴且如礲盧紅反者又如瀧所江反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於礲

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黿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旋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有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觱方反於嵌臼

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藂石欹缺為之島嶼殊恠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乃脩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潓惠泉次曰㴔忠泉次曰涍孝泉汸甫亡反淔株力反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

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滮泉銘

於戲滮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汸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飲吾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滷泉銘

曲而為王亶蒙戮辱寧戮不王亶而不曲我頌斯曲以命滀泉將戒來世無滀焉

滤泉銘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滤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涍泉銘

沄沄涍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没石魚漫也叟稱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 有序

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

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戙（徒弄反）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修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舟檝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 有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東面峻秀下有大

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

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

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籕俾依石經刻之岩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巉巉其下可家洞開為岩岩

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

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

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

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蹰徘徊

窊樽銘有序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窊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

井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頹窊可以為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内如見山岳湍而臨之曲浦回淵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技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亶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有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赤石圍有唐節者曽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磳磳伏競反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蘺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户中惟石臨淵硱硱綺兢反石巔何得石

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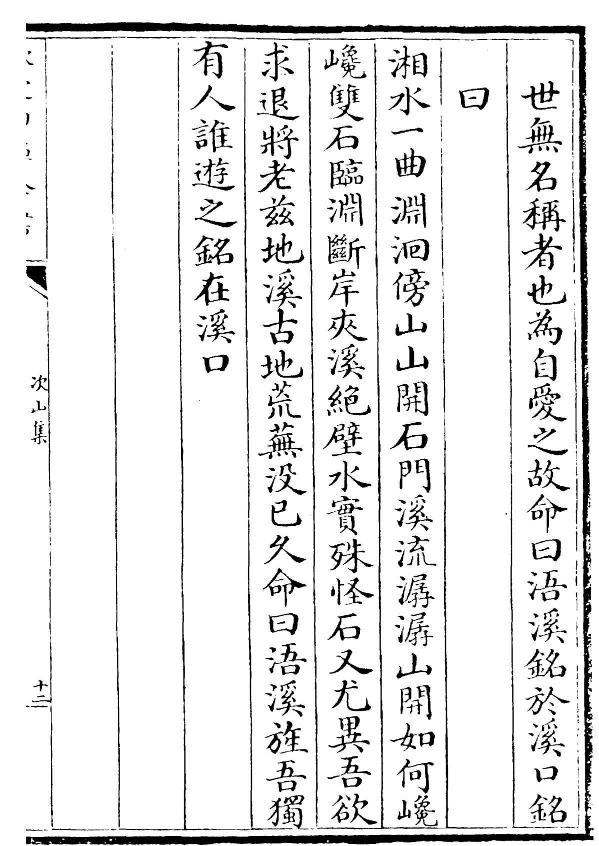
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前刺史獨孤愐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為吾剏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岩下將

示來世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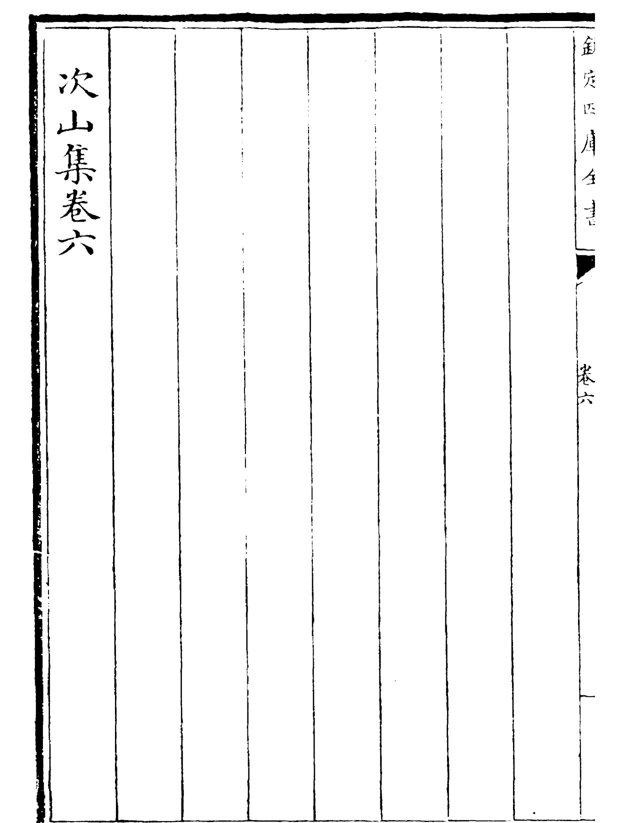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岩洞相對無人脩賞競當作競作竞使薦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浯溪銘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於溪口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次山集卷六

次山集卷七

唐　元結　撰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及四十足不入於公

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汙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堦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

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
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乾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
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
過為知已猥見稱譽在鄉選名忝上第退而知恥更
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
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

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濵今則過次授官又令將命諜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其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其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其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韋洪州書上元二年韋闕為洪州刺史任西觀察使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賞中丞之功未嘗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末伸而生此憤痛其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

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謂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鬬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

人見其友亦如闘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怒將相絶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闘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閤下

與吕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閤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汙毀

辱之患滅身忘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頋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即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絶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絶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令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毋年未

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

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
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巾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
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
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爲之玄絲爲纓次
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爲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誚方欲
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
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
出見賔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

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裳下及履衣垂及膝下不
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
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
雅不興幾及千歳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
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巳矣誰云無之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

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活(一作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子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

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絶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别於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令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汙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

其安家令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玕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説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

志氣猶壯令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别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巽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送遠去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

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舂陵雲卿始與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

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

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令得雲陽一峯譚子又在焉彼眞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蔬果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詰繞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漉泉之勝絶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皃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閒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辯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王人能用其一言遂開

城千里威震絶域張公往在淮南逡廵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令海内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槪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濵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羇

旅見慣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
多叟在舂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
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
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驅驅於財貨之
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
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閫幕府野次
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
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五篇 永泰二年通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今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兵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舍而不問則未覩太平秀才通明

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於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汙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今日國

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絶施何令使人自知耻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絶壑耒耜亦滿人家粻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挍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虚省鼠猶餓至於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令欲勸人

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餧不救豈有生資令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凶年亦無灾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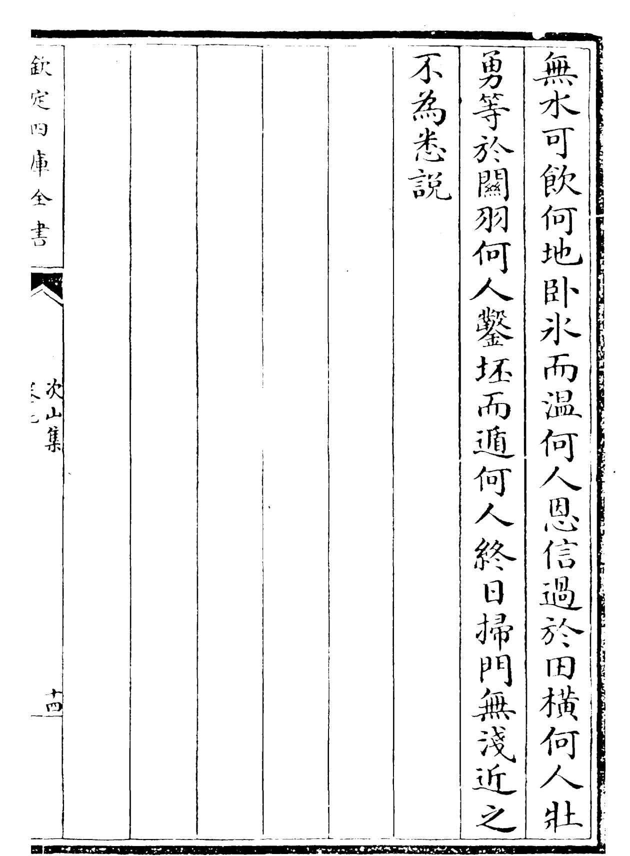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令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餧何故令日甘心寒餧惰遊而已

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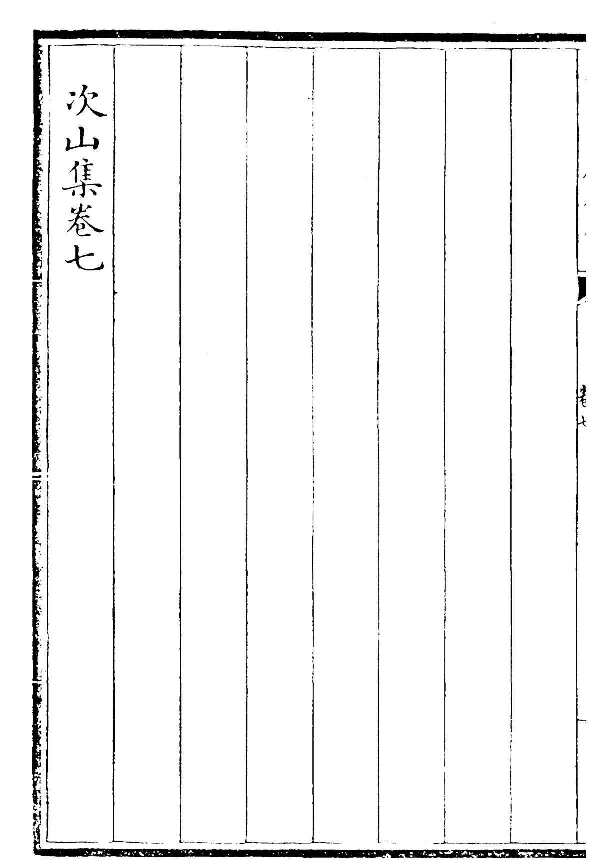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兼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删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駔儈與傖奴寧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産於何國何鄉



無水可飲何地臥氷而温何人恩信過於田横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

不為卷說


次山集卷七

次山集卷八

唐 元結 撰

時議三篇 有表

臣某言臣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又安用

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
辱故編輿皁之說為三篇名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
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乾元二年九月日前進士
元結表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
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令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
徒在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

當時之兵可謂强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陵强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摧堅鋭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令河北隴陰姦逆尚餘令山谷江湖稍多忘命令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令天下百姓咸轉流亡令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令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於鳳翔無令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令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令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令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令日

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令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强不能以强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汚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渇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以能以弱制强以危求安令天子重城深宮謙和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宮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廏有良馬宫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符帝恩諧臣戲官怡愉天顔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自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强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説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令吾屬名位已重財貨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讐相害内無窮賤相追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之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

母孤兒寡婦如身能存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令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等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益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令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

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寃怨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寃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理之能無端内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

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誥皆嘗言及言雖懇懃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令或有仁恤之詔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任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以來致理與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

屏斥天下姦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管仲論

自兵興已來令三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正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正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當少容與焉至如相諸侯材量亦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興國

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彊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令王室將畀諸侯更彊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成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

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臨於魯魯不敢不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簡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彊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彊弱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令謀國猶豫宜往問之

君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

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卑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令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供予郊祀予有此誓豈曰及予

將及來世子敢以此誓誓於宗廟子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王之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

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則未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智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曽是謀也乎君不從之也歟仲曽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矣

竊五計反論

元子天寳中曾預讌於諌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諌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隷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竊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郘湯反一俟俟家得竊婢寐則竊言言則俟輙鞭之如是一歲婢竊如故俟無如婢何有㚇奴每厭勞辱寐則假竊其言似不恱

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窾病窾中窾言非所知也引窾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窾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窾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窾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又反其奴命曰窾良氏子孫世在於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窾言以譏諫人主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令之士君子曾

不如邵侯夷奴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耶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

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㠑以售邪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取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羸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

貧乞丐心不慙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耶幸不在山林亦宜且睍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為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有序

乾元己亥至寶應壬寅蒙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所為且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

世有規儉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為對曰漫為何似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為漫何簡括漫何操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用漫無所施漫焉何效漫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足耻吾當於漫終身不羞著書作論當為漫流於戲凡流百氏有定限耶吾自分張獨為漫家規簡之徒則奈我何

化虎論

都昌縣大夫張棨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麏鹿為二賢羞賔客何如及到官書與二友曰待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豺為麏梟為鶊鴞蝦蟇為兎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賔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及豺虎將恐虎寃公城豺遊公庭梟集公楹羣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返化

君英賈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宜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英所謂待吾化豺虎然後蓋於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逆為忠信化競進為退讓化刑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皆涵純樸豈止化虎而蓋我哉德方未量君英耶次山故編所言為化虎之論

辯惑二篇 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二

篇以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為勸懼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為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為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絶凶暴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

為嗚呼先王懼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為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絶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為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千囊財貨百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衆

興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

直哉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

其禁使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

興先暴將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

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興先則亂生於

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為惑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

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

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為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

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慇懃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為是也乎衆人之惑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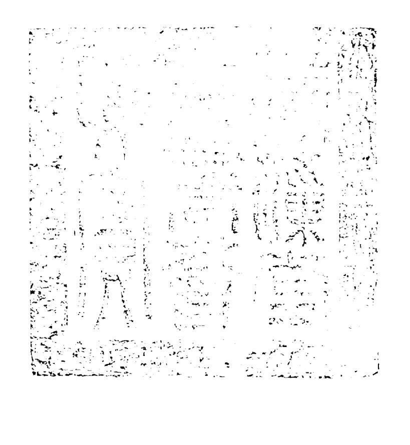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瞶五拜反不識禮度恐有諢

良士反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如吏部試詩賦論策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予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以來共尚丘園潔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為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可為規戒考其行

則可為師範用其材則可為經濟與之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櫪中食下廄𦵫䓁上侯下辨反下下没反為人後騎負皁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則介潔静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茍求取始為君子因喻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為喻友

次山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次山集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二 集部

次山集卷九

唐 元結 撰

元魯縣墓表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也哀不亦過乎禮歟對曰汝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叔盈退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名叔盈

謂曰吾誠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無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令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戒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戒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童不頌之何以戒占田

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皁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戒綺紈粱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哀丘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陷邑乾元巳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或曰次山之命哀丘也哀生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巳死而名跡

不顯者乎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絶貪争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之分至今吾有哀丘之怨歟

左黄州表

乾元巳亥賛善大夫左振出為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河淮之北千里荒草自闗巳東海濵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税豈獨黄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歳黄人又歌曰吾鄉有

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黄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居三年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黄黄人多去思故為黄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黄之門生故吏與女巫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荆州為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於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刑人之僻直不指人之耻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内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

子全于終始者耶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預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笋迹𠩄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耶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湯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巳之無

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耻為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阜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脩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脩廓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衆山回旋斯亦曠絶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

事為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彦深工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歿于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顧旌遺德將顯來世曾于詔許優閑家于樊上故為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為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十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寛恕静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説為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夭壽哀樂戀意澹然吾是知道勝於内

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

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羡於

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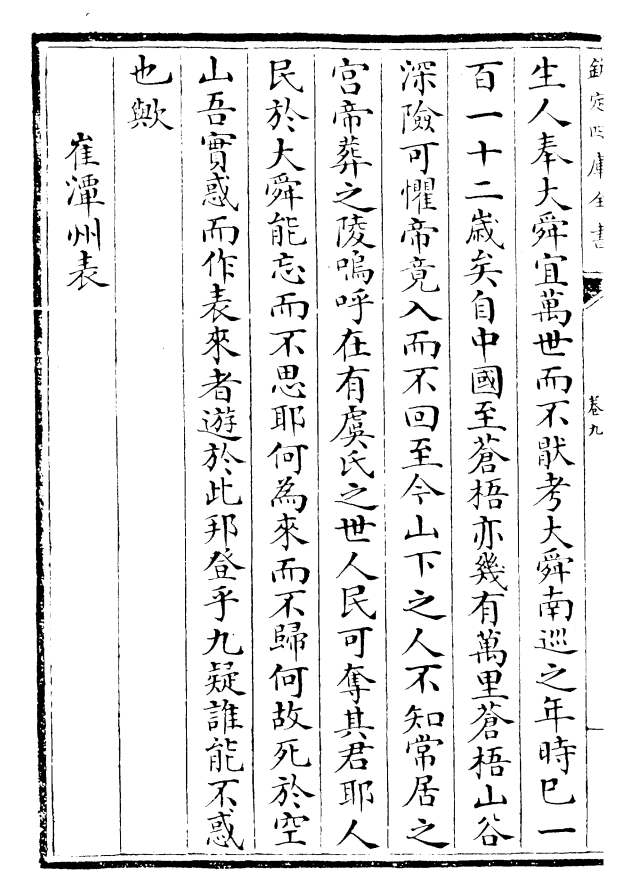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

虞舜葬於蒼梧之九疑之山在我封内是故申明前詔

立祠于州西之山南巳而刻石爲表於戲孔氏作虞書

明大舜德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



生人奉大舜宜萬世而不猒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巳一百一十二歲矣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常居之宮帝葬之陵嗚呼在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耶何為來而不歸何故死於空山吾實惑而作表來者遊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惑也歟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瓘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叅軍鄭湘為鄉人某等請余為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謡頌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為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强家無利害賈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為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暍於歇反而去其麻蔭使蒼生正渴而敝其清源

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寃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嗚呼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内品刑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竪暴類貪夫奸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渕之為豈茍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葢懼清廉正直之道弱於時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

谷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褊傲逸與時世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爲禍將家族以隨之至於傷汚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絶世逃其不容直爲逸民竟爲退士枕石飲水終身而巳當時之君欲以禄位招之有土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絶而去時之見能如此所以尤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矯然絶世遭以禮法相簡不見容

悲夫

菊圃記

舂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墻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為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徙植俯養尚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士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悲傷奈何於是更為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讌息之堂吏

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行列縱參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為助興之物為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録藥經列於記後

廣宴亭記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而為候舍漫叟家于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故實為宴遊之處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

何如漫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為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當裁畜簡札待為之頌故作此廣宴記

殊亭記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為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若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使身多暇

招我畏暑且為凉亭亭臨大江復出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廻回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才殊政殊跡殊為此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斵石刻記立于亭側庻幾來者無所惑焉

右溪記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

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道州刺史廳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乃存亡休慼之係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爾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

直則一州生類皆受災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强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茅閣記

乙巳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方多閑時與賔客嘗欲因亭引望以紓遠懷偶愛古木數株重覆城上遂作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衡陽暑濕鬱烝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令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似茅閣蔭而庥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庥蔭不如是耶諸公歌詠以長之俾茅閣之什

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九疑山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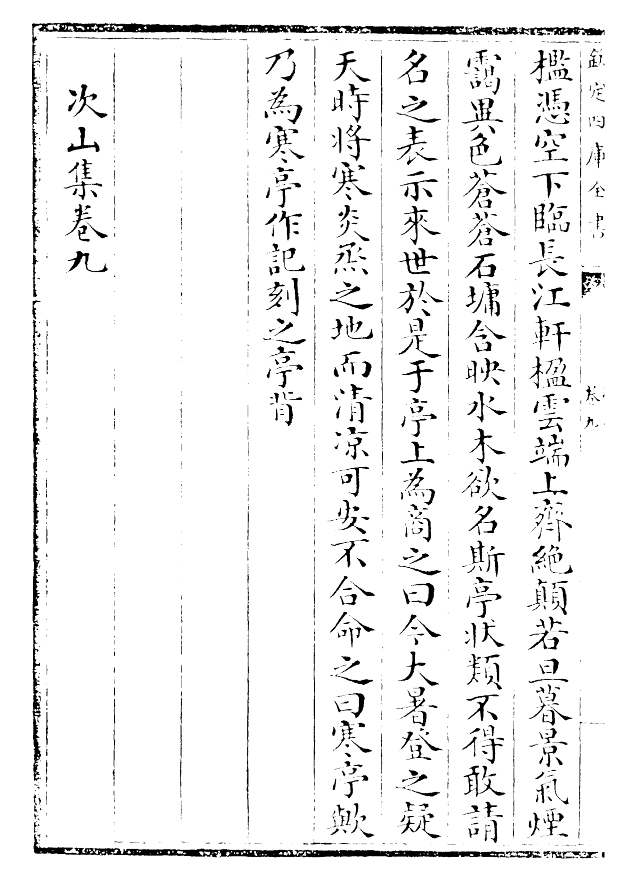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崎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棊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

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
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
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焉
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
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
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
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封君表作

園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製不能有所改剏也如何故圖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泰丙午中也

寒亭記 在江華縣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搆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



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絶顛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合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烝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次山集卷九

次山集卷十

唐 元結 撰

為董江夏自陳表

臣某言月日勅使某官某乙至賜臣制書示臣云云伏見詔旨感深驚懼臣豈草木不知天心頃者潼關失守皇輿不安四方之人無所繫命及永王承制出鎮荆南婦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離心臣謂此時可

奮臣節王初見臣謂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盜侵偪總兵東下旁牒郡縣皆言廵撫令諸道節度以為王不奉詔兵臨郡縣疑王之議聞於朝廷臣則王所授官有兵防禦鄰郡並邑疑臣順王旬日之間置身無地臣本受王之命為王奉詔王所授臣之官為臣許國忠正之分臣實未虧蒼黄之中死錢無所不圖今日得達聖聽令臣年六十老母在堂縱未能奉義捐生則豈忍兩忘忠孝臣少以文學為諸生所多中年自

顒逸在山澤聖明無事甘爲外臣無何以鄙僻之故反爲人知遂汚官次以至今日臣又頃年貶謫罪未昭洗令所授官復越班秩罷歸待罪是臣之分令陛下以王室艱難寄臣方面亦以忘身許國誓於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懇至謹因勅使某官奉表以聞臣某云云謹言

辭監察御史表上元元年進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勅除臣監察御史裏行依前充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忽承天澤不勝慶喜負荷恩任伏

增憂懼臣在至德元年舉家逃難生幾於死出自賊庭
遠如海濵敢望冠冕陛下過聽疑臣有才謀可用謂臣
以忠正可嘉枉以公詔徵臣延問當時之事言未可取
榮寵已殊事未可行授任過次其時以康元狡逆陛下
憂勞臣亦不辭疲駑奉宣聖旨招集士卒師旅未成又
逢張瑾叅凶再驚江漢臣恐陛下憂無制變遂曾表請
用兵陛下嘉臣懇愚頻降恩詔聖私殊甚特加超擢至
今臣自布衣未踰數月官忝風憲任兼戎旅今不勞兵

草凶竪伏辜臣不可終以無能苟安非望自叅臣逆命於令六年愧無寸能苟求禄位分符佩印不知慚羞戮辱及之死將不悔陛下忍而從者其可勝言臣才弱識下非智無謀循涯顧分實自知耻臣老母多病又無弟兄漂流殊鄉孤弱相養伏願陛下矜臣愚鈍不合齒於朝列念臣老母令臣得以奉養則聖朝無辱官之士山澤有純孝之臣不任悃欵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臣云云謹言

為呂荆南謝病表

臣某言臣自去秋疾疹以至今日轉加羸弱庶事不理某月日附某官口奏請替某月日又進狀陳情未蒙允許伏增憂懼陛下應以臣久曾驅策未忍替臣臣實憂陛下方隅切須鎮守臣不能起止四十餘日艱虞之際實慮變生今淮西敗散唐鄧危急在臣病廢豈敢偷安伏望天恩即與臣替儻餘生尚在得至闕庭犬馬之心死生願畢不勝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乞以聞云

云

請節度使表寶應元年進

臣某言臣自以愚弱無堪遠跡江湖全身之外無所冀望陛下過聽徵臣顧問令臣起家數月之内官忝臺省爾來三歲無益効用愧耻之甚在臣無踰臣竊以荆南是國家安危之地伏願陛下不輕易任人陛下若獨任武臣則州縣不理若獨任文吏則戎事多闕自兵興已來今八年矣使戰爭未息百姓勞弊多因任使不當致

使敗亡伏惟陛下審擇重臣即日鎮撫全陛下上游之地救愚臣不逮之急謹遣某官奉表以聞

乞免官歸養表

臣某言臣以為才不稱任位過其量不自知分禍辱皆及臣才不知人量實褊僻踰越秩次忝辱衣冠人亦有慭臣自知愧臣少以愚弱不顧為吏書學自業老於儒家今迹在軍中日預戎事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臣常恐荒浪失於禮法自逸山澤預於生類今穢汚臺

省衆亂時憲此過臣才分近於禍辱者矣伏惟陛下察臣才分不令亂官則貪冒苟進之徒自臣知耻陛下若官不失人則天下自理故曰天下理亂繫之官人臣以為官人之難無敢易者陛下焉可易於臣哉臣無兄弟老母久病所願免官奉養生死願足上不敢污陛下朝列是臣之忠下不欲貽老母憂懼是臣之孝願全忠孝於今日免禍辱於將來伏惟陛下許臣免官許臣奉養在臣慶幸無以比喻謹遣某官奉表陳請以聞云云

謝上表

廣德二年道州進

臣某言去年九月勑授道州刺史屬西戎侵軼至十二月臣始於鄂州授勑牒即日赴任臣州先被西原賊屠陷節度使已差官攝刺史兼又聞奏臣在道路待恩命者三月臣以五月二十二日到州上訖耆老見臣俯伏而泣官吏見臣已無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煙嶺南數州與臣接近餘寇蟻聚尚未歸降臣見招輯流亡率勸貧弱保守城邑畬種山林兾望秋

後少可全活臣愚以為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一州之人不叛則亂將作矣豈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税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盡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問其流亡歸復幾何田疇墾闢幾何二年問畜養比初年幾倍可税比初年幾倍三年計其

功過必行賞罰則人皆不敢冀望僥倖茍有所求臣實孱弱辱陛下符節陛下必當謹擇臣固宜廢歸山野供給井稅臣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

再謝上表 永泰二年進

臣某言某伏奉某月日勑再授臣道州刺史以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前日在官雖百姓不至流亡而歸復者十無一二雖寇盜不犯邊鄙而不能兵救鄰州雖賦斂僅能供給而有司不無罪狀雖人吏似從教令而風俗未

能移易臣又多病不無假故水旱灾沴每歲不免疾疫死傷臣州尤甚以臣自訟合抵刑憲聖朝寬貸猶宜奪官陛下過聽重有授任伏恐守廉讓者以臣為苟安禄位抱公直者以臣為內懷私僻有材識者辱臣於臺隸之下用刑法者罪臣於程式之中臣所以不敢即日辭免待陛下按驗虛實然後歸罪有司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尅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

官伏望陛下特加察問舉其功過必行賞罰以安蒼生誰不自私臣實不敢所言狂直朝夕待罪不任懇款之至謹遣某官奉表陳謝

廣德二年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赦宣示百姓訖伏惟陛下以慈惠馭兆庶以謙讓化天下凡所赦宥皆允人望凡所敦勸皆合大經生識之類不勝大幸臣方領陛下州縣守陛下符節不得稱慶下位蹈舞闕庭不任歡戀之至

永泰元年賀赦表

臣某言某月日恩赦至州宣示百姓訖百姓貧弱者多勞苦日久忽蒙恵澤更相喜賀歡呼忭躍不自禁止伏惟陛下增修典禮弘正紀度勞謙慈惠與人更新此實興王之盛烈明主之至德戴履天地誰不慶幸臣方守州縣不得蹈舞闕庭無任歡忻之至

請省官狀 乾元三年上來大夫 唐鄧等州縣官

右方城縣舊萬餘戶今二百戶已下其南陽向城等

縣吏破碎於方城每縣正員官及攝官共有六十人以前件如前自經逆亂州縣残破唐鄧兩州實為尤甚荒草千里是其疆畎萬室空虛是其井邑亂骨相枕是其百姓孤老寡弱是其遺人哀而恤之尚恐冤怨肆其侵暴實恐流亡今賊寇憑凌鎮兵資其給養令河路阻絕郵驛在其供承若不瀰事救之無以勞勉其苦為之計者在先省官其方城湖陽等縣正官及攝官并户口多少具狀如前每縣伏望量留令并佐官一人餘並望

勅停謹録狀上

請給將士父母糧狀 上元元年 上來大夫

當軍將二千人父隨子者四人母隨子者二十八人以前件如前將士父母等皆因喪亂不知所歸在於軍中為日亦久夫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忠信者可以全義勇豈有責其忠信使之義勇而不勸之孝慈恤以仁惠今軍中有父母者皆共分衣食先其父母寒餒日甚未嘗有辭其將士父母等伏望各量事給其衣食則

義有所存思有所及俾人感勸實在於此謹録狀上

請收養孤弱狀上元元年上來大夫

當軍孤弱小兒都七十六人張季秀等三十九人無父母周國良等三十七人有父兄在軍

以前件狀如前小兒等無父母者鄉國淪陷親戚俱亡誰家可歸傭丐未得有父兄者其父兄自經艱難久從征戍多以忠義遭逢誅賊有遺孤弱子不忍棄之力相恤養以至今日乞令諸將有孤兒投軍者許收驅使有

孤弱子弟者許令存養當軍小兒先取回殘及回易雜利給養謹錄狀上

舉呂著作狀寶應元年奏

故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姪男季童

右見任秘書省著作郎

以前件狀呂某立身無私歷官清儉身没之後家無餘財長男幼小未了家事前件姪質性純厚識理通敏仁

孝之性不懸古人自其疾甚不視事向五六十日軍府之事皆季童諮問事無大小處之無情以臣所見季童不獨為賢子弟今時毅湯貴道路多虞漂流異鄉無以自給伏望天恩與季童便近州一正員官令其恤養孤幼謹録奏聞伏聽勅旨

奏免科率狀廣德二年奏勅依

當州准勅及祖庸等使徵率錢物都計一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八貫八百文

一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貫九百文嶺南西原賊

未破州巳前

三千九百七貫九百足賊退後徵率

以前件如前臣自到州見庸租等諸使文牒令徵前件

錢物送納臣當州被西原賊屠陷賊停留一月餘日焚

燒糧儲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驅殺牛馬老少一州幾盡

賊散後百姓歸復十不存一資産皆無人心嗷嗷未有

安者若依諸使期限臣恐坐見亂亡今來未敢徵率伏

待進止又嶺南諸州寇盜未盡臣州是嶺北界守捉處多若臣州不安則湖南皆亂伏望天恩自州未破已前百姓久負租税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雜物一切放免自州破已後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進奉徵納者請據見在戶徵送其餘科率並請放免容其見在百姓產業稍成逃亡歸復似可存活即請依常例處分伏願陛下以臣所奏下議有司茍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忝官尸禄欺上罔下是臣之罪

合正典刑謹錄奏聞

奏免科率等狀永泰二年奏勅依

當州奏永泰元年配貢上都錢物總一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三十五文

四萬一千二十六貫四百八十九文請據見在堪差科徵送

九萬一千六百六貫五百四十六文配率請放免

以前件如前臣當州前年陷賊一百餘日百姓被焚燒

殺掠幾盡去年又賊逼州界防捍一百餘日賊攻永州陷郃州臣州獨全者為百姓捍賊今年賊過桂州又團練六七十日丁壯在軍中老弱餽糧餉三年已來人實疲苦臣一州當嶺南三州之界守捉四十餘處嶺南諸州不與賊戰每年賊動臣州是境上之州若臣州陷破則湖南為不守之地在於徵賦稍合優矜今使司配率錢物多於去年一倍已上州縣徵納送者多於去年二分已下申請矜減使司未許伏望陛下以臣所奏令有

司類會諸經賊陷州據合差科戶臣當州每年除正租正庸外更合配率幾錢庻免使司隨時加減庻免百姓每歲不安其令年輕貨及年支米等臣請准狀處分謹錄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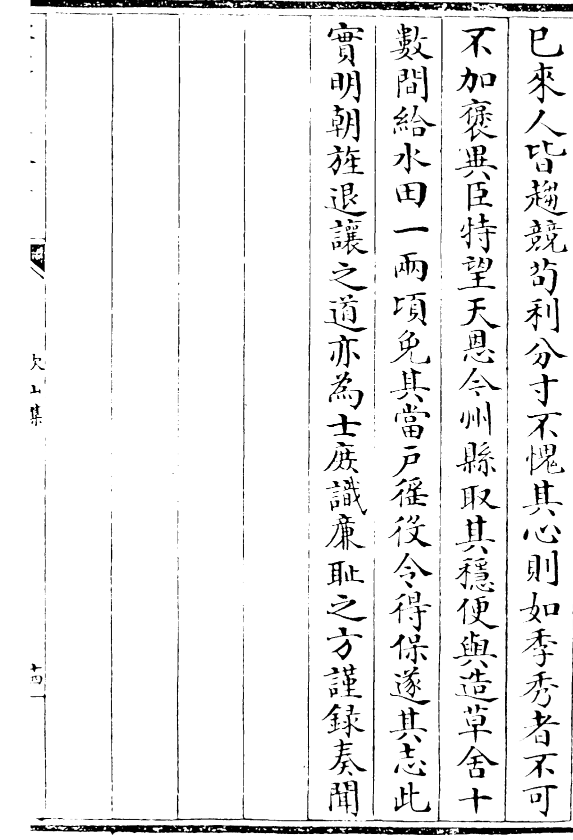
論舜廟狀 永泰二年奏勅依

右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今不知處秦漢已來置廟山下年代寖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酹荒野恭命

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歿於荒裔陵廟皆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持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灑示為恒式豈獨表聖人至德及於萬代實欲彰陛下玄澤及於無窮謹録奏聞

舉處士張季秀狀 永泰二年奏勑依

臣州僻在嶺隅其實邊裔土風貪於貨賄舊俗多習吏事獨季秀能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學為業不求人知寒餒切身彌更守分貴其所尚願老山林臣切以兵興


已來人皆趨競茍利分寸不愧其心則如季秀者不可
不加褒異臣特望天恩令州縣取其穩便與造草舍十
數間給水田一兩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此
實明朝旌退讓之道亦為士庶識廉耻之方謹録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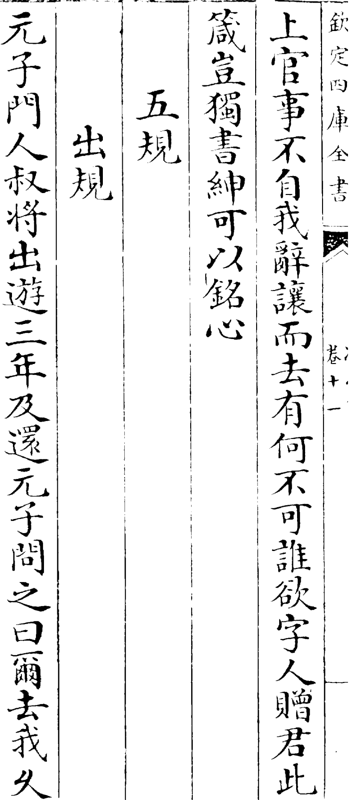
次山集卷十

次山集卷十一 拾遺

唐 元結 撰

縣令箴

古今所貴有土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嘘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寛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闗由



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規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

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巳開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禄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宴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俱絶汝若思為禄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廄粟馬齒食而巳汝

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截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权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熈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

聞不應舒吾之説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音稀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兕兕兄之別稱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兕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顛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
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兒寃元子啼不止
名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
次山茍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
臺隸不敢干其主及茍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
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茍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
所以蒙過此非茍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
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

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酕(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

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于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包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巳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

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從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淵将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記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悦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寧方為汚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悦媚嬰兒少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

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静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名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絶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懽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懽道然也茍為爾乎元子

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懼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慴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甘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刲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矣强全一懼以為不喪其直愚哉若能苟曲

於鄰里强全一權豈不能茍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茍能曲於鄉縣豈不能茍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茍曲於邦國豈不能茍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音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權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水樂説

元子於山中尤所躭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鈌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便門人以南磳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贖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

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汚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季川問曰向兕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豈

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浥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為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有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説常所化凡四説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物

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説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化無之説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化有之説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曰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説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

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戚

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

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

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宄

為恩幸所迫厮皁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

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狌犴或曰殫

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顔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説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可説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帷

吟化為常聲糞汚化為粱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

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

内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籍天地非斧鑕也耶人

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虎豺也耶

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

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

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

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次山集卷十二 拾遺

唐 元結 撰

㾈亭銘 有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西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㾈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

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

命曰㕆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将五十始

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峿臺銘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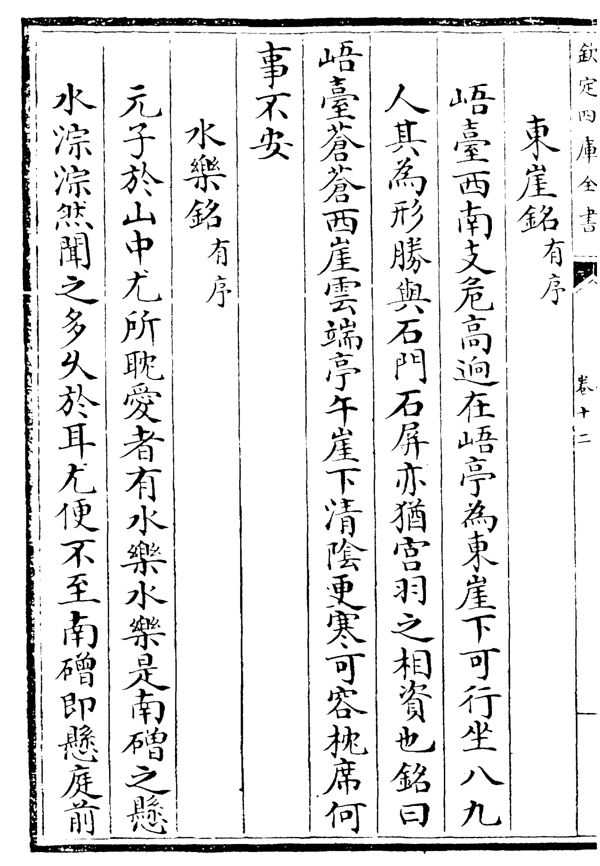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恠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申至丑寅崖壁斗絶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

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

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峰欹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戸畢皆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令取兹石將爲峿臺盖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峿臺陗陖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一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東崖銘 有序

峿臺西南支危高逈在峿亭為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峿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水樂銘 有序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乆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庭前

之水取欹曲竇鈌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

便銘曰

烟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考鼓鐘

文編序

天寶十二年漫叟以進士獲薦名在禮部會有司考技

舊文作文編納於有司當時叟方年少在顯名跡切耻

時人襲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穽於方正之

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

於當世是以所為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侍郎陽公
見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頼叟少
師友仲行公公聞之諭叟曰於戲吾常恐直道絶而不
續不虞公於子相續如縷明年有司於都堂策問羣士
叟竟在上第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
跡參戎旅苟在冠冕觸踐機危以為榮利盍辭謝不免
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
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

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叟在此州今五年矣地偏事簡得以文史自娛乃次第近作合於舊編凡二百三首分為十卷復命曰文編示門人弟子可傳之於筐篚耳叟之命稱則著於自釋云不録時大歴三年丁未中冬也

送張玄武序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為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潜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

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勸仁惠卹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戒行役之諭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休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討者或曰西南少疲是以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於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以涵灌義以封植其教遲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懷恤知其所勞示其所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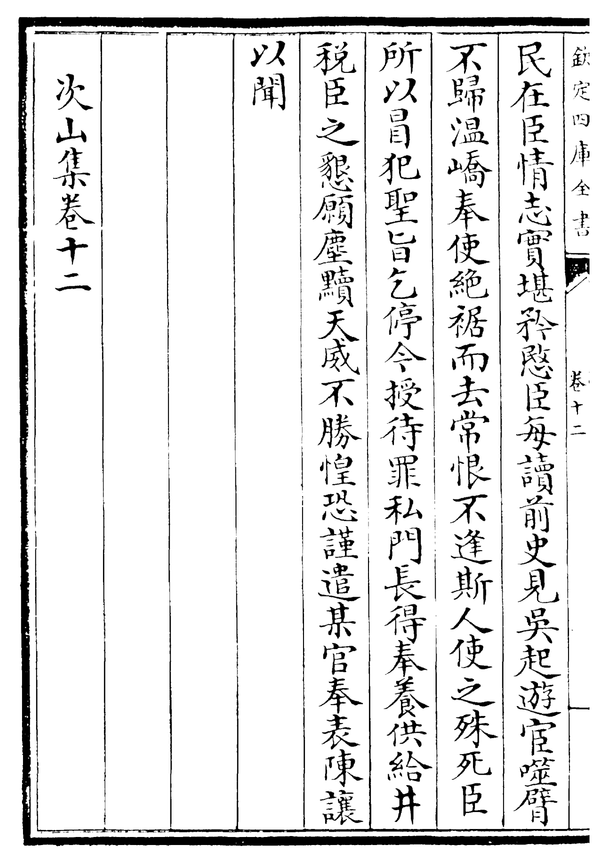
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四十於此無曰我時禄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於二公之意為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遞相編次

讓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勑授臣使持節都督容

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令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内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

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
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大山擧家漂泊寄在湖上單
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
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
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乆辭老母
則又汚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
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
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



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令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次山集卷十二

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于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浚陽公始得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閒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巳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

虛無狀大貢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黄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緈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

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
翁婦從其姑豎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葢乘車屹不敢入
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纎顆如墜地碎
若大咽餘鋸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
顛踣錯褋汗潸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
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
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辮頭鑿齒扶服
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耋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

夫指之觸之薰薰熈熈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次山之書曰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毛大瀛